

曉園客編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

清人稗錄

清人稗錄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曉園客編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

清人稗錄

清人稗录

(影印本 1991年5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ISBN 7-5321-0823-6/I·654

登记证号: (沪)103 定价: (精)20.30元

影印出版说明

本书编入四种清代文人笔记。《寄园寄所寄》的作者从前人笔记小说、稗史方志中搜寻素材，辑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古代奇闻异事，涉及文人政客、鬼怪神异、山川名胜、时事风俗等各个方面。

据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5 年再版本影印。

《蝶阶外史》作者为清咸丰时人。书中记述了大量人物掌故、神怪传说，又引经据典，多方采录，对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风俗等等都有描绘，是一部难能可贵的清代稗史。

据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5 年再版本影印。

《庸盦笔记》是清咸、同时无锡人薛福成所撰，书中记录的都是作者平生见闻，分史料、轶闻、幽怪、述异四大类。对清代人物故事记述详实，鬼怪故事颇为丰厚，莫不诡异奇绝，耸人听闻，足资研究。

据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5 年再版本影印。

《埋忧集》作者为同治时归安人。书中辑录了大量明清时的风俗掌故、人物稗史、奇异现象、神仙鬼怪、异虫灵兽等笔记资料，同时也引证了部分古籍经典，是一部难得的清人笔记珍品。

据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6 年版影印。

寄园寄所寄
上册

敘

乙亥之秋，吾游家弟恆夫寄園，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乎？園又將焉寄？」恆夫無以應，乃出所輯寄園寄所，示予請叙。閱之，有麝底寄、鏡中寄、倚杖寄、撚鬚寄、滅燭寄、焚麝寄、蠟祭寄、豕渡寄、裂毗寄、驅睡寄、泛葉寄、插菊寄。爲卷十有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徵，章章縷縷，極備極奇，誠大觀也。因歎曰：「旨哉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繇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明生，耳寄於旁而聰附，鼻寄於中而知臭，口寄於頷而辨味。使非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上，臀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焉，則上下倒施，手足並作不休可乎？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於人，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日暴吾園而吾園焦，風風吾園而吾園折，雨雨吾園而吾園泊可乎？曰不可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土壤。使非寄焉，將爲流爲峙者蔽野，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乎？曰不可也。如是則知岱之爲嶽，寄於青齊，鄒魯之間，衡之爲嶽，寄於沅瀘，湘之爲嶽，寄於嶠關，陰晉之交，恆之爲嶽，寄於雲中，雁門之塞，嵩居土中，而寄於瀍，伊洛，瀆水孤流，而寄於淮，濟江，河，冀州之民，寄於幽，薊，河朔，兗州之民，寄於河，濟，勃海，青州之民，寄於臨，淄，海岱，徐州之民，寄於淮，沂，海，泗，揚州之民，寄於淮，海，閩，粵之遙，荊州之民，寄於襄，陵，漢上之墟，豫州之民，寄於滎，陽，孟，豬之野，梁州之民，寄於華，陽，黑水之區，雍州之民，寄於渭，洛，澧，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寄於沙，火寄於石，電寄於光，琴音寄於磬，桐鸞聲寄於簫管，梅花寄於蒼笛者也。是知堯舜寄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戰國，使寄非焉，則堯舜至今存，孔孟至今敎能乎哉？臯，夔，稷，契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寄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叔齊寄於首陽，可類推矣。并知典謨，詠，誥，之文，寄於書，國風，雅頌，之什，寄於詩，爰象古變之數，寄於易，三百三千八百九變之繁，寄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大權，寄於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雜於

聲歌，卦畫，清於美刺，褒貶等於別乘，能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矣。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胸臆，智慮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腸胃，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性初，外焉，臣寄於君，子寄於父，妻寄於夫，迨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頂踵，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在天，貧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冥宰，人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而悲生死，希富貴而競功名？知衣服之爲寄，何慕錦綉？知飲食之爲寄，何羨珍羞？知妻室之爲寄，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爲寄，何必極懽歟？天地日月皆寄而況於人乎？山嶽河海皆寄而況於物乎？千年萬年皆寄而況於一時乎？過用吾心思，多煩吾智慮，亦奚以爲？朕則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有戒，臣忠有徵，士女投贈而關風化，英賢困厄而致顯名，事繫綱常名教之大，跡涉神奇鬼怪之爲，兼總儒人仙釋之著，并包治亂寇盜之芬，似寄又非寄，不寄而寄，寄而不寄，此寄之妙也！吾詢恒夫園何寄？恒夫未有答，今知恆夫意即寄於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

例言

- 一 予自少至壯，凡見聞新異，輒筆之於書。積之既久，分類成帙，用作座側之玩。因京園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園。嗣因竹垞太史探十餘條入日下舊聞，知不能久藏笥篋，遂爾付梓。
- 一 是書分十二寄，凡屬生平所歷，偶有觸者，輒附于末，以見世間事原有兩相符合處。至予作令晉中平交山寇，夏君宛來叙其本末行世，亦節取數條，以相印證。
- 一 囊底寄，凡智囊已載者，概不復採，非好用機械也。有才不措諸實行，讀書不能致用，只紙上空談耳。
- 一 鏡中寄，忠孝故事，多不勝採，世所赫赫共傳者，不必錄，錄其幽僻而聳聽者，借鑑古人，以自敦本行，亦聖人論士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謂也。
- 一 倚杖寄，山川取其最大而有名者，新安山水，則端爲一卷，以故鄉從詳也。人生如電光石火，予于山水因緣不淺，況濟勝有具，何可刻置耶？
- 一 燃鬚寄，近來進退兩忘，時與良朋篝燈抵掌，非詩無以過日。其林臥遙集，偶然次韻，遂疊至千五百律，吟雖甚苦心，竊樂之，或亦具有夙癖耶？
- 一 滅燭寄，坡公夏日，愛人說鬼怪，猶屬嬉戲。神禹鑄鼎象物，凡愚賤細民，亦令知警，而預避防之，命音何厚？若言鬼怪而附以存者，雷霆之忽發，物類之駭觀，以及人妖之譎誕，頗有相類，因以編入。
- 一 焚麈寄，飽食終日，祇圖清譚，於身心何益？一言一事，皆足令人鼓舞興發，斯有濟耳。遺聞以資見聞，座篋談屑，以正人心術，助淹博，科名以勸子弟，壽致神童，皆可類推。
- 一 獮祭寄，能知事物根源。

一 豕渡寄，則不致引典訛誤。

一 裂皆寄，觀勝朝之政事錯雜，盜賊紛紜，益知生太平世者爲大幸，而防河洩者，當先杜蟻漏矣。事屬近代，尤不敢漫加己見，悉本成書，細加抄錄，中間或有是非未確處，觀者自能從原書正之。

一 驅睡寄，仙卜醫藥而外，亦有足豁人心脾者。

一 泛葉寄，故鄉事不無瑣細，然事屬桑梓，不厭詳也。至黔兵一勦，乃吾邑金正希先生主之，且一事而屢奉旨意，又經史閣部與馬貴陽幾番辨折，要爲吾鄉存其略，以見金公功在粉榆。

一 插菊寄，可以不錄，然借胡盧之口，警君子之心，行事毋貽笑柄。雖屬笑談，未必無補。丙子夏五，識于燕邸寄園之見心軒。

寄園寄所寄目錄

卷上

囊底寄	一
經濟	一
智術	八
警敏	三〇
技巧	三二
鏡中寄	三四
忠	三四
孝	三六
悌	四二
義	四四
正氣	四九
廉介	五三
寬厚	五七

寄園寄所寄

目錄

見色不亂	六三
倚杖寄	六五
嶽瀆	六六
名勝	七九
大好山水	九九
撚鬚寄	一一一
詩原	一二二
詩話	一二五
乩詩	一五五
滅燭寄	一六四
鬼	一六四
怪	一六七
異	一七四
人妖	一九八

虎	二〇二
雷	二〇六
墳	二〇八
焚塵寄	二一九
座箴	二一九
勝國遺聞	二二五
科名	二五九
壽考	二七六
神童巧對附	二七八
閨中異人	二八四
譚屑	二九四
卷下	
懶祭寄	一
天時	一

寄園寄所寄

目錄

笑談……………三二〇

物人……………	二	四鎮附見……………	二〇二
人事……………	八	驅睡寄……………	二〇八
物理……………	二一	狂士……………	二〇八
書籍 書法附……………	二四	勇俠……………	二一一
器用……………	三七	定數……………	二二七
禽獸……………	四五	報施……………	二二九
類聚數考……………	六二	方抄……………	二二九
豕渡寄……………	九三	仙……………	二三五
物類誤……………	九三	二氏……………	二四四
習語悞……………	九六	泛葉寄……………	二五二
稱謂誤……………	一〇二	新安理學……………	二五二
裂眚寄……………	一〇六	故老雜紀……………	二六〇
流寇瑣聞……………	一〇六	黔兵始末……………	二九〇
殉寇諸賢……………	一四八	插菊寄……………	三〇五
羣寇……………	一八八	笑柄……………	三〇五
普吾沙……………	一九八		

寄園寄所寄卷上

囊底寄 經濟 智術 警敏 技巧

寄園主人曰：「古人三不朽，德與言猶有假而托之者，赫赫天壤，措諸事業，亘千秋而莫之泯滅，厥惟功哉？名臣匡濟，固自天成，亦須借資學問，大疑大務，遇智士而立決，豈無本而然歟？余吏隱寄園，上自朝廟，下暨街巷瑣屑，凡足徵才幹者，輯而存之，以徵吾情所首寄，安知不有補於倉卒？若謂扣囊底智，足以集事，則非余意矣。」

囊底寄

經濟

五車萬卷，何一非經濟哉？顧熟之紙上，而窘於臨機，如君國何？成牘不勝記，抑髻齡得之祖父所傳者，力或回天，智或除慙，舉數則以該餘。

正德允秦藩請，欲益以陝之邊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上不聽。楊廷和將冕引疾，不草制。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上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士不畀封藩，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異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通記）。

此真不諫之諫，猶兵機也。先曾祖光祿公每言高祖弱冠，同梁公周旋，常與諸孫道其事。余閱明史，恍如高曾面命也，識之。

郎中李夢陽勸尙書韓文劾劉瑾，文令夢陽具草，既成，讀而笑之曰：「是不可太文，文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

也。一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之。（貞勝編）

嚴世蕃既敗，復爲御史林潤所劾，捕世蕃。羅龍文繳諭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納賄自不可掩，然上所深惡，聚衆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繼盛、沈鍊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三法司果依其言，具稿詣徐相國階議之。階固已預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比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爲過，一入寬疑，法司偕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闡發通倭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手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即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於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賞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暢飲，不十日釋綬歸矣，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及龍文通倭狀。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鞠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路，聞數語，速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莫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僭謀叛逆，俱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愁者，醵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乎？」（快心錄）

是類皆世所共悉，華亭亦勢逼騎虎，然稍一放手，三思五玉，遺憾千古矣。何以舒公怨余，余令交城時，交山賊謀攻城，撫院舍人田福久橫三晉，與賊通，家僮田自友以次應守堞城，總啓煥促之，不應，反恨煥，福佯爲好語，召

入局戶，捶之幾死，且曰：『城破在日內，何守爲？』予捕福下獄，詳申各憲。有韓魚禎者，康熙元年，爲福歐死，遺言妻子無釘棺，此冤終得白。迄九年，啓其棺，面如生，復詳撫院批訊，重責數次。福自知罪大，自縊獄中，家屬領屍出獄，乃不期而與魚禎同日出城葬，自是賊亡內讎攻城之謀漸寢。

周延儒票擬機敏通達，能得上意，應對亦從容有體。上嘗怒科道楊枝起、馬嘉植、王士禔，又以士禔指楊嗣昌溫體仁、薛國觀、謝陞爲四凶，大嫌之。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乃解。又奉命擬敕，極口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故三人遂以得免。壬午七月，上問輔臣以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士。』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爲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德璟曰：『道周永成，家貧子幼，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吳姓輩復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望，便可徑用，何言移成？』上不答，微笑。既退，姓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已而上密札黃道周清操博學，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上御筆也。道周參楊嗣昌，上所最恨者，得延儒之言而起用。（三垣筆記）

黃論德道周以直諫下獄，思宗怒莫能回。後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用之？』周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問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通誌）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採熊開元革職，刑部擬罪，諸輔臣懇請數四，不許。閣學蔣德璟面奏曰：『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尙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閉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公奏曰：『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公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意優容他，以自成其名。』意遂回。（崇禎雜錄）

劉公應遇令永寧，會靈寶民苦鄉貴焦衍豐，凌鏢憤憤不平，遂圍城斬木。上臺命公治之，公單騎夜馳，止攜僕役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門兵，邀邑中士大夫飲南樓，從容觴政，人莫能測。以書示衆曰：「爾等聚衆立寨，報仇耶？叛耶？叛則吾當提大兵勦之，若仇則衍豐一村夫耳，爲爾請命上官，一宰斃之有餘，何得自取滅亡？」衆羅拜陳衍豐罪，皆泣下解散去。後十日起永寧降，已而公請當事削衍豐籍，擬鬼薪，遠近快之。（劉巡撫傳）

梅公之煥將勤王入都，援兵有噪而潰者，殺一參將，兩把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敵。公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定，仍整旅而前。（祺稹野乘）

沈文學自徵磊落自負，崇禎三年，遵化永平破，兵使者張楷聞公知兵事，聘君幕府。公爲計復遵永，事定後封筭，長揖策蹇去之京師。時督師袁崇煥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大司馬募士能入袁營探實者，予上賞。公慨然應募，司馬欲與騎三百，公曰：「不可，崇煥無反心，某往必不敢加害，苟欲害某，三百騎亦不能救，徒滋疑耳。」如崇煥敢殺某，則反狀明白，公卽知所備矣。某又何惜一死報君父？司馬乃授以令箭，夜縋城出，至袁營，厲聲呼曰：「大司馬有語，致督師。」諸軍注弓執矢，欲射視之一人耳，乃不疑，令入。公說曰：「天子新踐祚，卽不次擢公，可謂公知己，固知公必不忍負朝廷。但公列營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從識公忠誠哉？臺省含沙，明主投杼，公族無焦類矣。且公往殺毛文龍，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名自贖，稍不盡節，天下且爭轡公，可不畏歟？」崇煥改容謝，請卽日入朝。公曰：「誤矣，城中人情洶洶，苟驟然入朝，此盧杞所以阻懷光也。俟某入城，具以情告而後進，則羣疑盡釋矣。」煥唯唯，惟命公具道所以於大司馬。於是天子始召見煥，賜貂裘玉帶，慰安之，繼召見，遂下煥獄。（沈文學傳）

奸徒李璉言利之疏入，欲盡江南縉紳富民，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閩學錢公士升忱然曰：「此亂本也。」擬刑部提問，思宗意益不愜，命改票。公具疏痛駁之，謂巨室乃國家元氣所關，故周禮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秦晉楚豫無一寧宇，惟江南數郡未動耳。若此法行，驅天下皆爲盜賊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遂請告歸。（錢閩學傳）

安光初，東陽許都亂，亂首雖就擒，而餘黨猶時出劫掠。大司馬張國維，邑人也，知盛公玉璫，宰蘭谿，有善政，故請用公東陽，以撫綏之。公至金華，兩邑人士爭來迎接，維時亂民叛黨林立道左，或恐不測，謂宜陳兵備變。公曰：『是不過欲識新官，無他虞也。』去蓋示之面，皆拱揖而去。公至署，首視囚簿，凡以都中事株連者，悉慰遣之。餘黨感公恩，皆散去。（盛東陽傳）

文震孟以疏論時事忤璫，欲杖之。葉公向高力爭，語忠賢曰：『此上首料狀元，苟遭摧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乃解。蓋燕俗敬事信國，璫性畏鬼神，因以獲濟。（啓貞野乘）

崇禎末年，闖賊勢亟，總憲李公邦華密疏請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浙，以壯藩翰。思廟袖其疏，太息累日。是時巡撫馮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云：『京師單虛，職守一無所備。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千人，身抵通郊，候駕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拆沈沈，閣門晝局，愷章徬徨七日，欲泣出關，四日而京城陷。

集

福清葉公向高當國時，鄭貴妃專寵，羣臣咸慮福王奪宗，公時加調護，請福王之國甚力。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徒虛話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趁此龍眷時，啓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況積年言語可畏，王之一國，百口永解，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耶？』貴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制，王之國別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公密啓皇太子必當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同辭，乃立受。答其二握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帝與貴妃皆大喜。（初續表忠記）

寄園寄所寄

卷上

五

泰昌不豫，南昌劉文端公一燭預顧命，駕崩日，君臣哭臨，舉哀畢，公即問王長子安在？太監王安曰：『李選侍匿』